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二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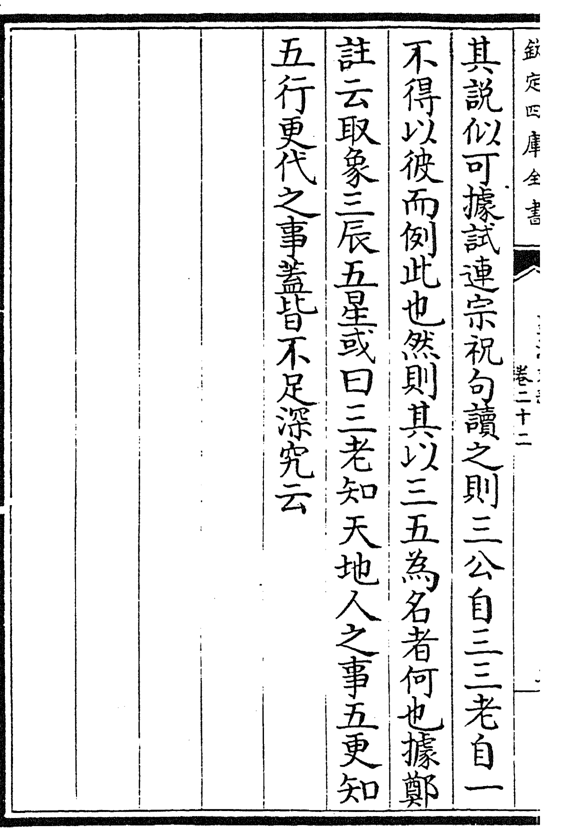
三老五更辨

平郡王福彭

戴記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註三老五更各一人乃年老更事而致仕者也蔡邕則以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且以更作叟按古者養老之禮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稾人共食羅氏共鳩方

其養也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其節文為甚繁使老更不止一人
則天子所饋所酳者亦不勝其勞矣蓋嘗觀鄉飲酒禮
以年之最尊者一人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則
天子養老亦必以年之最尊者一人為三老次者為五
更又次者為羣老無疑使一堂之上杖屨雜遝祝哽祝
噎前後紛如則禮無特尊心無專敬豈所以稱教孝弟
之意乎考漢明帝時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

時魯丞李充靈帝時袁逢皆嘗為三老魏高貴鄉公時以王祥為三老鄭同為五更後魏孝文時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後周武帝時亦嘗以于謹為三老雖其禮未必盡合乎古而歷代相沿老更之各一人彰彰明矣至陳氏禮書又謂建國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不當為各一人矣按禮運三公在朝句上尚有宗祝在廟句老必有三豈宗祝亦有三乎今以三公三老對舉



其說似可據試連宗祝句讀之則三公自三三老自一不得以彼而例此也然則其以三五為名者何也據鄭註云取象三辰五星或曰三老知天地人之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蓋皆不足深究云

春王正月辨

湯斌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

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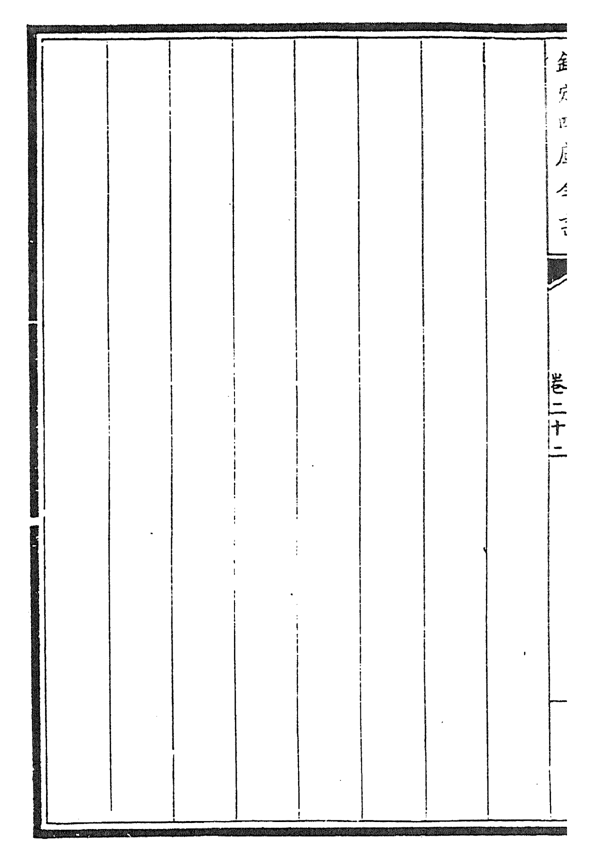
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為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

自一陰之始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

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為當時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

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

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証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卷二十二

儒吏廉吏辨

魏象樞

吏有辨乎曰有有之斯可為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之於是指峩冠博帶稱説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鎮物飾名勵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依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而已矣鳴琴單父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絨綖多文學之選於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燔機妻子不免饑寒者著矣自廉吏歲

計有餘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於是奉法循理之吏
出馬儒吏嘗見爲廉遷吏稱臨淮守十餘人皆曰廉節
稱轅固曰廉直稱倪寬曰廉智有以簠簋不飭坐者豈
儒哉廉吏嘗學爲儒范史稱魯恭清平曰化行稱卓茂
恬淡曰樂道稱楊震清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
豈廉哉雖然儒以循爲能而廉以才爲用吏而循患不
儒不患其不廉也吏而才患不廉不患其不儒也京兆
桴鼓不鳴渤海劒刀自解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

潁川先教後罰零陵興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暗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絶不相蒙之跡求之絶不相戾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既其實不既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清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既其名不既其實則儒之名寬寬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有儒而不廉者矣趙綰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

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强毅聞鰛藉安有乎有儒而偽廉者矣公孫弘之布被以為詐發蒙不已有議乎有廉而偽儒者矣倪千乘之引經以為長者束濕不已有譏乎真則既其實偽則冒其名既其實儒與廉真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真也冒其名儒與廉偽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偽也綰墨綬效花城則庸可冒儒循不可冒儒飲貪泉垂介石則墨可冒廉才不可冒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亦不可冒大約儒可兼廉而廉不可兼儒其兼之

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澹泊寧靜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為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則守之也亦極固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從容而暇裕是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為著蔡後世誦為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黄允史叔賓皆有盛

名郭秦覘其非真以為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穴
遂為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來以老莊冒儒者多矣
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薰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
名之不存安問其實此又在老莊之下不可以冒廉顧
可以冒儒耶然則儒吏廉吏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

學術辨

陸隴其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

之亦至明矣若夫禪也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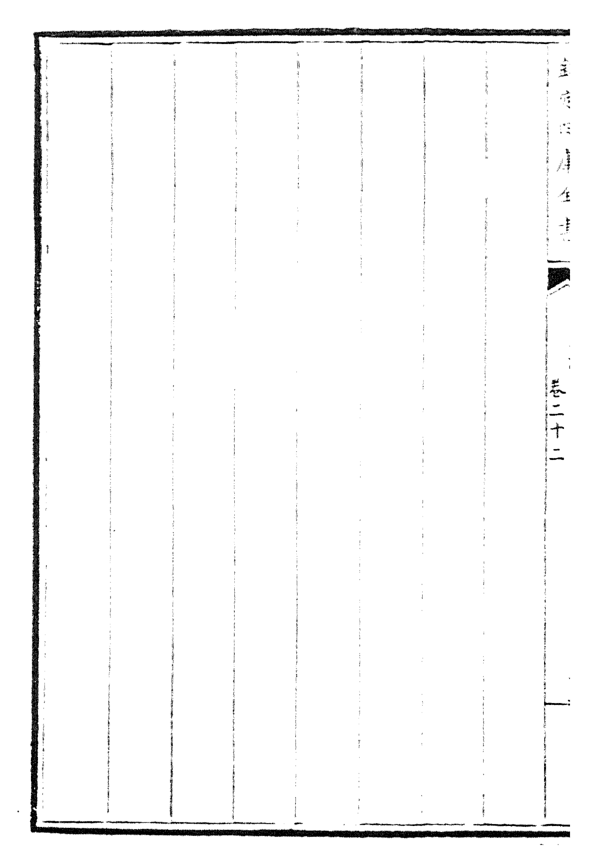
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㫖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為人倫

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

窮之末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内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説雖程朱亦有之不過

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説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

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為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説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班馬異同辨

徐乾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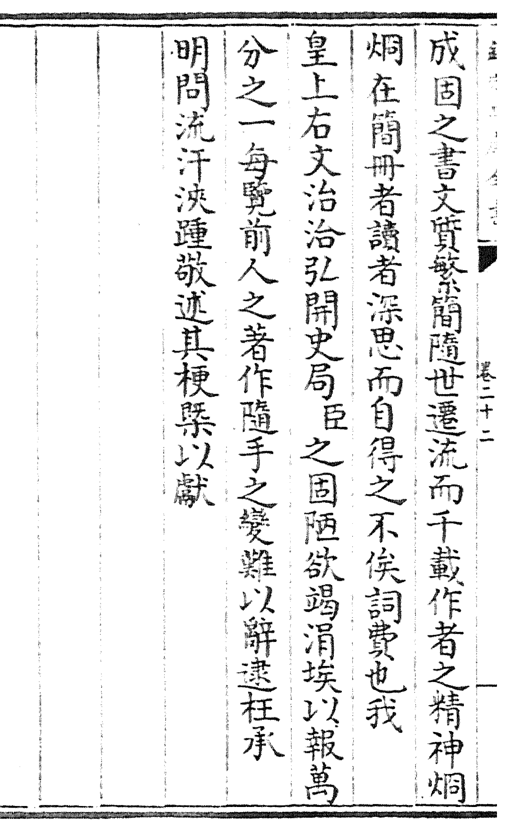
臣聞史之為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繫乎文與質繁與簡也司馬遷之學本於父太史公談又負氣好奇登龍門探禹穴網羅異聞雜采六經世本國語國策諸書及諸子百家之說以成史記其文恣肆廣博綜括百代誠曠世杰出者也後漢蘭臺令史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史遷為漢書發凡起例或芟或益華縟整贍爛乎一代之書此范蔚

宗陳壽以下所不能逮者矣然其間同異得失學者乘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宋倪思為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馬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為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臣請得而辨之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脱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氣色而班固删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

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為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詠譎如魯國諸生袞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

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
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固以
純故不以湯為酷吏并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
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
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
事宗廟迭毀之議毋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
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毋乃刺謬乎此班
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

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為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昔者鄭樵為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為言皆精練可為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為作史之繩尺臣以為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聞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



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簡冊者讀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我

皇上右文治治弘開史局臣之固陋欲竭涓埃以報萬分之一每覽前人之著作隨手之變難以辭逮枉承

明問流汗浹踵敬述其梗槩以獻

春王正月辨

李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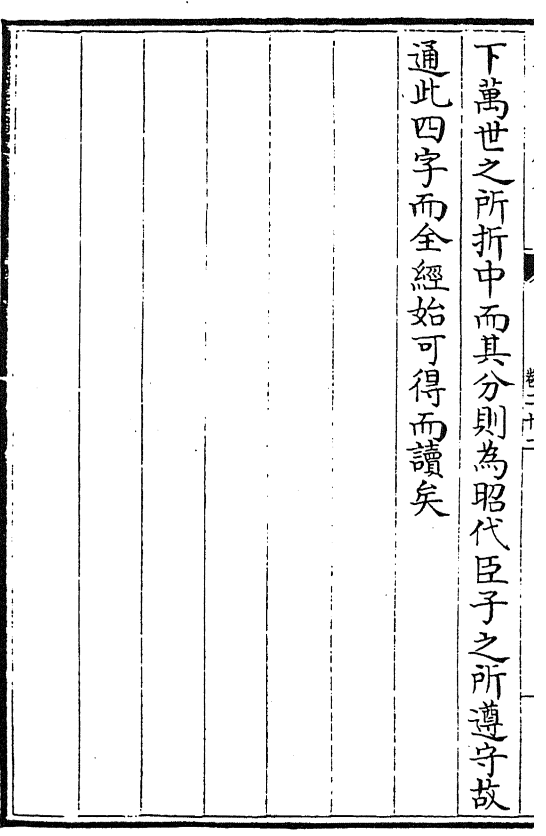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說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係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謂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切思之則朱子所謂並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為周夏並行蓋四時之序

亦周夏並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頌
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殷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
章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
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
正也孟子之書十一月成杠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
其月數並行之徵也周官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是
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
並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

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黍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為周之秋乎由此觀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証也蓋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也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頌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禮樂者也豳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呂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証也孔子作春秋以

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蓋自周先王之頌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為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為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

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道正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為天



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為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
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矣

風雅頌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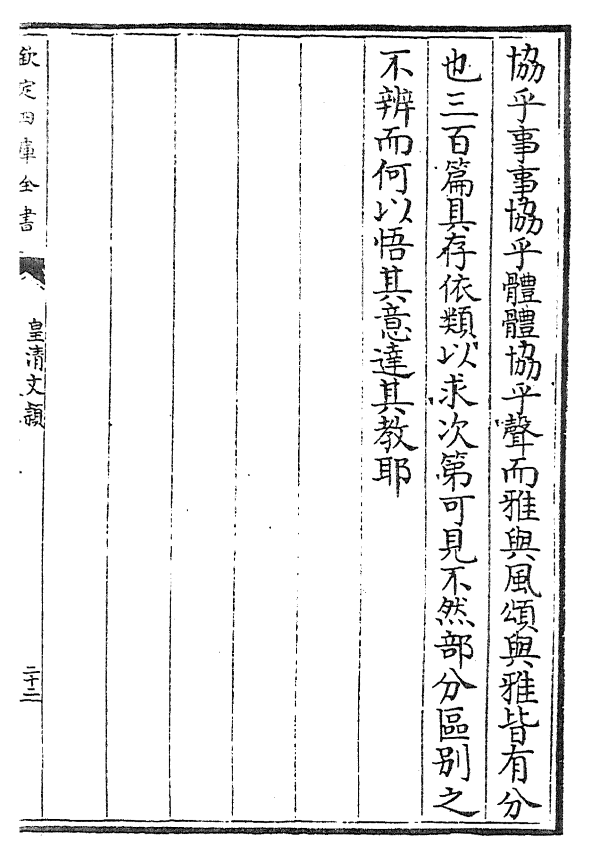
陳遷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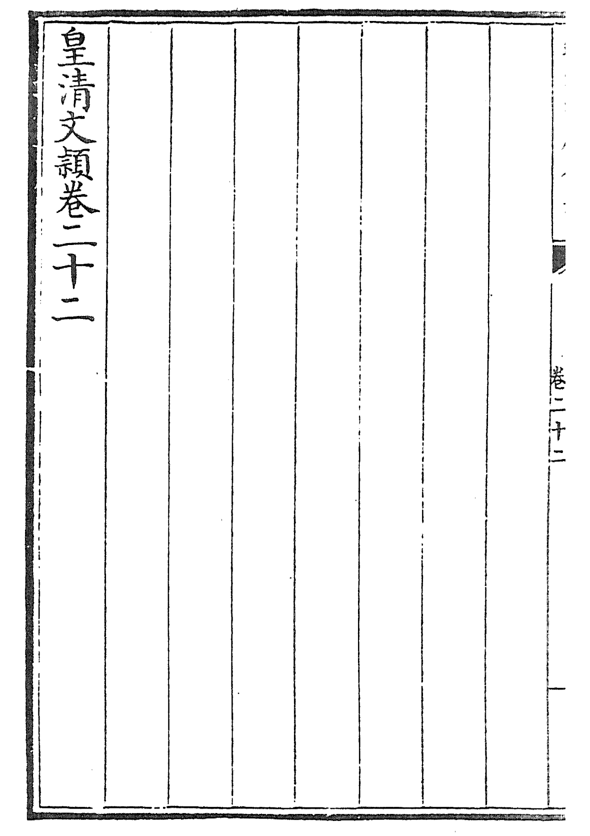
詩三百篇曰風曰雅曰頌其部分區別由來久矣然而著訓既殊彰義亦別有示人以可疑者衛武公一人之身而傳詩有三淇澳美於風賓之初筵載於小雅抑登於大雅公劉興王之什而别類有二七月之詩豳風咏之篤公劉之詩大雅歌之二雅及頌皆揚先王之功德也雖其文辭或重而繁或奥以簡而小之大之雅之頌之亦安見其所以然也哉曰其説先儒常辨之葢有事

有體有聲而三者分焉何謂事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言成功而告神明謂之頌故先儒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功德之形容也此其以事而分者也何謂體風者諷也援物剴事而不直言之也雅則直言之而有典有則者也頌則直而不偪曲而不屈如季札所述且以為節有度守有序者也先儒曰詩體既定後有作者各從其舊依小雅體而作者附

小雅之末為變小雅焉依大雅體而作者附大雅之末為變大雅焉邶鄘衛以下之為風魯之為頌猶是也此其因體而分者也何謂聲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太師辨體以叶聲故可以聽聲得情而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聽聲而知之也鹿鳴之三以燕賓客文王之三以享元侯升歌清廟以舞大武不獨取其詞義蓋聲各有攸宜也雅不係周而頌係周者孔子加之以別商魯更以明周之聲與商不同此又因聲而

分者也夫詩之教宏矣先王以正人倫成教化美風俗極而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皆於詩乎取之夫其取之必有以合之也記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人之歌詩必問所宜况乎格神祇安賓客來遠人致動物而有不從其類哉昔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未得所者事違而體案體案而聲乖而風雅頌無辨也得其所者詩


協乎事事協乎體體協乎聲而雅與風頌與雅皆有分也三百篇具存依類以求次第可見不然部分區别之不辨而何以悟其意達其教耶



皇清文穎卷二十二

皇清文潁卷二十三

策問

山西鄉試策問三道　魏裔介

問世有聖智之君則有賢良之臣相得而彰功業以弘乃臯陶氏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若是乎致治之道固有以交相成歟在易乾下坤上為泰坤下乾上則為

否上下交不交由於志之通不通其相通之義何居漢
文帝止輦受言夜半前席貞觀之政諄諄勉勉無非告
其臣下以直言極諫並著之史冊為世艷稱明之大誥
亦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古之敎化一時餘烈千
古者豈有異術耶我
皇上冲齡天縱內外臣工嘉謨入告無不立見施行但
以焦勞萬幾未暇賜清燕之閒從容講論羣臣循法守
職封皂囊伏青蒲者罕得親炙龍光豈九重明見萬里

高居恭默自可致熙隆之上理乎抑兼聽並觀尚有資於忠讜之論歟夫弘奬虛受上擴山藪之度獻替啟沃下抒媚茲之忱聯堂陛之誼奏昇平之化果何道而可也易曰納約自牖又曰有孚盈缶格心之學或在於積誠自致而不關儀文之繁口舌之數歟爾多士望金馬而作賓行且司喉舌調鼎鉉其極言之無隱

問帝王受天之命臨御天下其間相與有機昔武王克商下車訪道箕子陳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

用五事庶徵之應較然不爽然則先王克謹天戒自古記之矣說者曰聖王之世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致然堯水湯旱皆曠世未有之災而卒康㓕羣黎他如太戊武丁漢文帝宋仁宗災異疊見顧何以正位凝命克盡人以回天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地震隕星雨雹李梅冬實鸜鵒來巢之類無不備書或謂說天者莫辨於春秋其大指亦可覈陳與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是遇災而懼乃所以致

福也然與否與我
皇上纘緒宅夏仰承
天命無不克謹桂海氷天咸躋熙圃五事無愆則五福
協應謂宜天和畢集乃邇者四月五月日月薄食飛蝗
雨雹六月大水數十年所僅見秋禾淪没百姓昬墊果
適然之數無因而致與抑恐懼修省有資於人事之補
救也太史公曰精祲之交太上修德其次修政修救修
禳其實亦有可言者與爾多士學博天人豈無董仲舒

其人者盍詳著其理藉以獻之

當宁

問致治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足食古帝王知稼穡之艱難故三壤九賦取以什一為制蓋重民故輕賦輕賦故民生樂而國家享治安之盛也後世竭澤而漁當國用不足或以加賦為長計乃賦愈加而用或愈不足豈國計與民生有二體與漢初最為近古唐宋賢君歛亦自輕然則加賦起何代也桑孔言利析秋毫然平準

均輸算商告緡其於經費之宜果有裨與明之國初正
賦屢蠲民受其福末年邊餉加增至二千萬有奇敲脂
拷髓遂至土崩瓦解前事不遠其得失亦可指陳者與
我
皇上巽風解澤仁恩洋溢盡除明季額外之徵深山窮
谷莫不歌舞
聖德頃以軍興旁午賞賚頻頒乃復徵加增之餉呼荒
逋之糧豈度支紛紜非此莫應與書曰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易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悦無疆何損之乃所以益之耶兵燹之後彌望草莾西北尤甚流移未復瘡痍未起民力竭矣後將安繼

國家誠欲登太平之業要必以農桑為本圖或嚴驅末作或優恤力田或設勸農之官或興水利之政其亦有藏富於天下而

朝廷自收豐亨豫大之效者與諸生蒿目民隱久矣借箸以籌其盡抒所懐以占爾康濟之謨

武闈策士第二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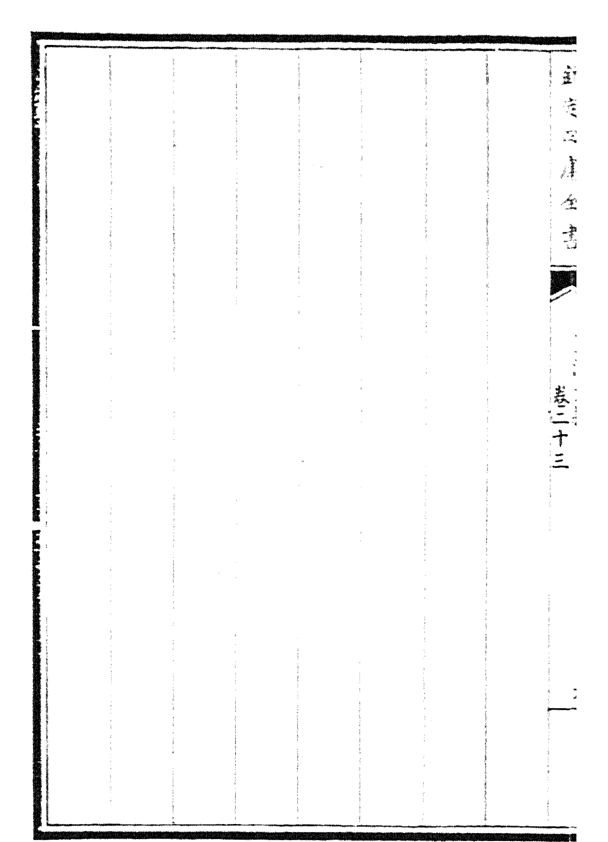
魏裔介

問軒轅制井田以寓兵法故七十戰而常勝三代因之未嘗有改也其後惟宇文周氏彷古剏立府兵深得三代之遺唐因之以削平海内暨唐兵三變而國勢弱不可振矣明之初年設屯田萬户府所在建衛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欲使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乃招募用而衛所僅為空名源流因革之故亦可得而縷陳歟我

國家以八旂治兵即古六軍之制也計口授田而賦以

甲即古軒轅之法也以故將帥之命於朝者有敦禮說詩之風士卒之奮於伍者有敵愾同仇之氣過於前代甚遠然此法惟行於滿兵而漢兵實未之講豈果古制之不可復與連歲以來添設興屯道以招徠失業之民而生穀之土未盡墾甚者强割民田捏報虛數言者以為詬病豈軍屯與民屯原不可膠柱而鼓歟五代周世宗時亦常設專司以督民矣而旋設旋罷者何也議者欲盡裁衛所歸併州縣然江淮之輓輸方急邊徼之沿

襲已久豈通變之要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與今將欲
一滿漢之制復農戰之宜俾屯政有興復之實行伍無
坐食之弊於以壯一代之軍威肇千年之金甌顧安得
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施行以不虛借箸之殷殷也多
士其敷陳無隱將以覘治安之畧



浙江鄉試策問二道　熊伯龍

問三代後非郡縣不足以為治治天下而不察郡縣之吏求其致太平難矣置御史監諸郡自秦始然吏治近古莫如漢既設部刺史以六條問事又專遣繡衣直指可獨曰秦用法嚴與漢刺史居部九載稱職者舉為守相其初固以下大夫臨二千石也中間或謂輕重不相準更為州牧卒從朱博之議以為秩卑加賞咸樂功勸進而置刺史如故及八使分巡刺史有罪亦得奏聞權

更重矣此八人者何官與明之各省按察比古刺史而秩過之其舉劾專達終不敢望御史而御史考滿則或參於藩臬或出為太守蓋猶然舉為守相之遺意焉凡此者分非勲舊職則激揚朝廷信之天下安之其故何與古之以遣使為下策者惟蘇文忠言最痛意者有激於當時四十餘輩興利之使而非今之察吏者比與我皇上以察吏付廵方而奉職無狀罷之誠便矣然猶不得已而别議遣又不得已而暫議緩

皇上念恻民生熟思審處如此向者之罷豈非惡其人而不惡其官與夫惡其人而非終可廢之官將無官可存與不惡其官而非盡可信之人將無人可擇與抑官方淆雜由來者漸每念古人無失名譽之言問遣洛中之事竊歎為吏之難也意者吏信紀綱察吏者信誅賞則雖仍是官仍是人而未嘗不效而不然者人心風俗如故胥吏格例如故而堂上易一大吏遂大異於前者之為與願諸士熟計其便率臆以對一行作吏不敢言

矣

問古之治天下者何為而出於刑也將以生人何用重典與將以殺人何用輕典與宋葉適有云人誠君子則議刑必輕人誠小人則議刑必重乃劉向曰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諸葛武侯以蜀刑不肅為戒而欲威之以法獨非君子之言與肉刑始於蚩尤歷數代聖人因之不能廢至漢乃除彼所稱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者非與一律令也劉向引古之議事

以制則以鑄書譏僑鄭昌懼後之政衰聽怠則以删定啟漢一贖金也唐虞好生而施之鞭扑何其慎穆王耄悔而並及五刑何其寛一赦宥也肆赦著於典文不以為惠姦而賊良委轡喻於管子則憂其小利而大害豈古今異宜輕重殊勢有不可以一定論者與路温舒之上書緩刑也惟於治獄之吏嘆息痛恨者三焉無亦有定者法無定者人峻深故之誅厚雪冤之賞則五刑雖設而不用與夫朝廷者治獄之吏之耳目也史稱廷尉

之賢者至民自以為不宽趙蓋韓楊固不在一民之數與貞觀刑措幾比成康盧張延頸就戮果求其生而不得與晉劉頌有云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文大臣釋滞人主權斷三者可詳其說與方今恤刑使者四出矣湯之解網禹之泣罪視我

皇上何加乎而議者竊謂本原之地恐未盡乎此也諸士其深思所以下民遷善大夫無刑者以開廣

德心粹然王道斷獄數百縱囚數百何足云

江南鄉試策問三道

朱彝尊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採讖緯之說為後儒所懵唐孔頴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文使無駁雜令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

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習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為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於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概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

秋最善蓋本於汪克寛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
説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於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既以四書
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兹者易義又將刊布其
於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
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
郡積欠動盈萬億説者謂害釀於賈似道經界推排之

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為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為徵額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為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

之華亭不嘗析為婁縣乎既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於嗣歲然田壤之收獲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

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篙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於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於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黄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有時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黄遂為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於淮則病在運河溢於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司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於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

刷沙之法令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黄導淮别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為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過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

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為

當宁獻

順天鄉試策問四道

徐乾學

問古者帝王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求言納諫如此其亟豈非以致治之要莫此為先者歟然自古抗顏以諍虛己以聽者何其少也夫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矇誦工諫庶人傳語有可以匡君德而裨治道者蓋無不可言之人洎乎後世直言極諫列於取士之科拾遺補闕有專司之任而效不逮古亦可見矣明時不專設諫員而寓其責於科道

丘濬謂國家不以諫諍名官欲使人人得盡其言也然歟否歟

皇上勵精求治黎明聽政百官以次奏事又不時引見召詢雖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求善言無以過矣而尚或敷陳有未盡者豈鼓舞招徠之道猶有所未至歟漢文帝唐太宗求言納諫可謂至矣然賈山謂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劉洎謂面加窮詰非獎進言者之路其說果有合歟夫言之繁瑣雜進者固

未必皆當因其不當而設為科條若制防之即其以言為職者不過寥寥數十官而凡有論列多沮於所司之議致使臺諫稱緘默為老成而諸不在言路者益以納忠為戒自古政治之得失未必不由此矣昔人嘗云諫者多表上之能好諫者直示上之能容故謂言者沽名者也謂言者市恩其言必非刻薄傷治必其可以取名者也謂言者市恩其言必非刻薄傷治體者也一再思之必然省繹然則為臣下者得無有習為故事而不思其要格於成憲而不盡其用者歟何以

作骨鯁之氣而廣聽受之益其詳言之無諱

問先王之制天下也為之禮樂刑政以統一之天下莫不同心而嚮道及乎後世詩書六藝之文朝廷刑賞之典非不粲然備也而風俗之漓起於有位人心之變積於無形始以貪冒相高而卒成禍亂豈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廉耻之道不講而至於是歟

聖天子恭已於上凡欲與百爾在位砥節礪行以與天下更始所以講求之者唯恐不及焉顧今日中外臣工

果可謂無忝負歟傳曰上與讓則下不爭又曰士君子寧處其厚毋處其薄厚薄爭讓較若黑白然而世之趨者常在彼而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史稱其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以示風然卒不能砥頽俗而挽積習則何説也荀子曰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而能使欲利之不克其好義也吏道雜則志不壹志不壹則廉恥不興今欲使之敦廉重恥返厚而明讓其本安在則激勵不可無術歟或謂崇尚簡默亡補經術雖

規言而矩行亦昔人所云刻木而官之者耳國家奚賴焉夫奬節操抑浮囂固非欲得迂疎無當斤斤盜虛聲鮮實效者也三代以後唯西漢治稱近古寬仁長厚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其時政事未嘗有廢墜綜核名實如孝宣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其時人才未嘗有倖進何修何營而克臻是意者法制明肅清議盛行然後士大夫爭引廉恥為重而風俗可幾於厚讓歟抑敦禮以教忠重祿以養廉在今日亦當亟議者歟

顧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悉陳其所當務毋有所隱

問歷代國史之作其所由來尚矣春秋左氏以後司馬

遷班固綜其體要後世因之粲然並列原夫三國以上

猶作者自為及晉宋而還則鮮不被詔唐太宗天縱之

才留心史籍自晉迄隋中更南北而史之成於貞觀者

五斯固英主之為也石晉用兵之時宰相劉昫猶纂唐

書宋太祖開寶六年即命薛居正等修五代史明洪武

元年十二月命宋濂等修元史明年二月開局八月書

成又續修庚申君事洪武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書成蓋以前代之興廢即本朝之勸戒故歷代以來既有天下無不亟亟於勝國之紀載我
國家定鼎燕京混一區宇已三十年則纂輯明史非今日所至急者歟宋濂之修十三朝紀也發所收金匱之藏而聘汪克寬胡翰高啟趙汸等十四人為之其修庚申君事也則遣使采之北方而聘趙壎朱右貝瓊等十五人為之總裁必任宏博之儒則事詞覈纂修兼用遺

逸之士則議論公故任不可以不專而用不可以不廣

今自史館而外故老遺賢豈無熟知前代掌故如汪克寛趙壎諸人者乎洪永累朝一代大綱備在實録惟啟禎獨缺然實録所載或有粉飾之詞而雜志野乘衆説如林參稽必備惟是諱忌之疑莫能自釋歲月既久散軼亦多作者既自託於名山之藏守者或誤比於挾書之律何以網羅舊聞無有遺憾亦當如洪武時專官蒐采以貲財擇歟苟不及時圖之得無耆舊凋零遺聞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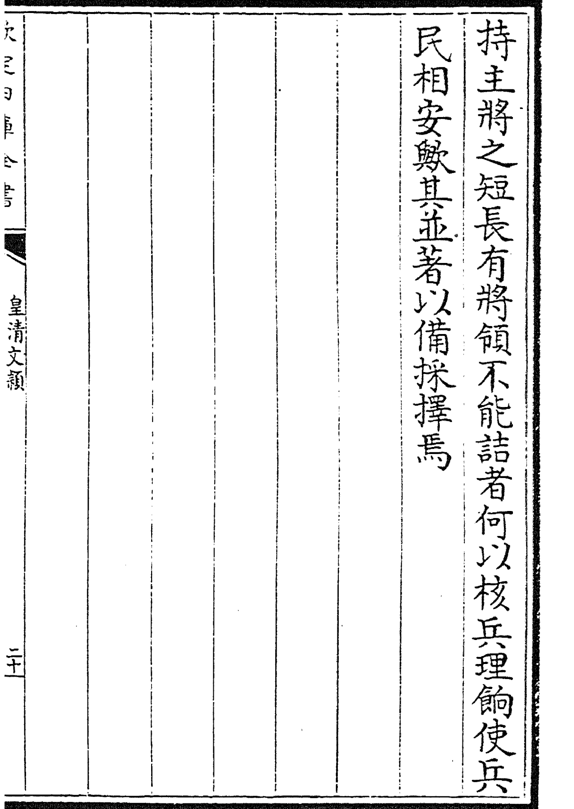
逸久而愈失其傳歟多士其明言之

問盜賊之興起於不察故周禮野廬司厲之屬其法每加詳焉蓋其關於治亂之數豈不大哉顧去盜如去疾從其本則自已徇其末則雜出而成結轄之患我

皇上宵衣旰食飭司牧以靖盜安民可謂勤且至矣而內自畿輔迄於各省督撫諸臣以盜告者歲無虛日其故何歟民雖至愚無故而為盜孰不知法所必誅乃甘以父母妻子所賴之身至於嬰禁網而猶不可遏彼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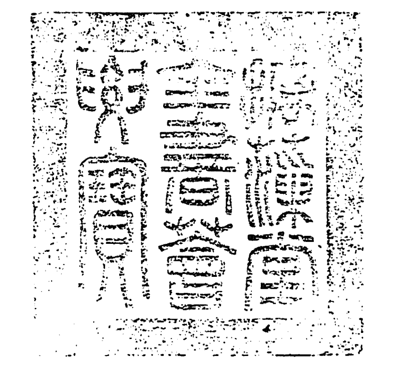
非編戶之民好生而惡死者哉抑固有驅之使然者也
今者弭盜之術謹戍防嚴捕治而猶懼其慢也復重考
成之格以督之一涉盜案有司積歲不遷而降革隨之
斯亦至密矣得毋弭盜尚有本源深思其故而先事求
之之為得歟昔龔遂之治渤海願便宜從事至則先罷
屬部逐捕吏而卒收止息之效孝武時遣繡衣發虎符
之兵以擊盜又作沉命之條盜不發覺及發覺而捕不
滿品者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然而盜乃寖多此

其故亦有可得而推言者歟向使用龔遂於孝武之世亦將有成績否歟胠篋之子始以一捕尉逐之而有餘有司習而安焉往往合而不可散此法輕之弊人之為國與民常不如其自為罪將及已則上下相蒙或匿多以為少或文彼以掩此而盜之脫者亦多術矣是以窮之者縱之則又法重之弊何道而使輕重各得萑苻晏然歟或謂兵以禦盜而兵即為盜巡撫宜治兵則其令下也臂指相應或謂餉缺而兵饑驕悍之卒瞋目攘臂



持主將之短長有將領不能詰者何以核兵理餉使兵民相安歟其並著以備採擇焉

皇清文頴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貢生臣李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二十四

策問

戊辰會試策問五道 徐乾學

問孝經為孝治天下者述也分五孝而以天子至尊標居其首教化之主也故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也然則五孝並須天子而成審矣乃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訓辭豈非盡力隨分人各

自勉者與抑天子既極愛敬必臣下能奉行其教乃成也我
皇上躬行大孝竭誠備物孺慕同於虞舜二朝過於文王可謂通神明光四海者矣為臣下者幸生
聖世其勉思夫立身事
君宜何如與孔子以孝為至德要道又曰教之所由生又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然則孝經性道教之書也中庸亦舉大孝達孝然則曾子子思之傳皆本於孝與天子

之孝以愛敬為綱其目可得而臚舉與五孝自致養而後尤莫重於致哀致嚴曾子所謂民德歸厚者固必本於此與其何以不愧於天經地義而自奮於至順之治多士研精孔鄭有日矣願統論其條貫樞要將敬聽焉

問國家當務之急在知人安民百官得職斯萬姓蒙利古者咨於四岳謀及卿士庶言同則繹囙弗羅衆人之耳目為明達之用然如皋陶謨言載采采蓋覆其事以求其人而人固有所以所由所安之不同若何而果得

其真與書又言慎簡乃僚葢朝廷擇長官長官擇其屬
擇之之法云何唐之陸贄宋之曾鞏言之詳矣抑更有
敷佐其説者否也夫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
卿古者讓而輓近世乃趨於競矣競端一開舉者與為
所舉者交私焉古今人絶相殊者曷故毋乃廉恥不興
清議或鈌以至斯極與唐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猶有讓道焉然特具文爾欲收實效何道之從我
皇上念安民之要在擇大吏故嘗疇咨在廷訪求俊乂

而諸臣往往所舉失實彌歷

宵旰之勞今欲洗心滌慮破除錮習何以去推諉之弊絕偏黨之萌何以立其誠使勿欺灼其知使必當試言之無隱

問興賢育才古今異道論者謂三代以後淳漓朴散鄉里選舉或未出於至公不若一歸於學校科舉將聽言可以信行因文可以見道然與否與東漢以後策試孝廉有不中科而刺史太守免官者夫以實行取之而以

空文試之得乎抑亦孝秀自名而末之學何以解於閔
馬父之譏也書言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記曰學士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然則興廉舉孝與夫讀書窮理豈異人
任乎自教術多闕人材㫋窳朝廷郡國有一事諮問愕
眙不知所出識者病之熙寧中程子嘗建議革末流之
弊朱子師其意作學校貢舉議設德行之科以齊其本
又立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使士無不通之經史
而皆可用於世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今我

皇上崇儒右文終始典學而士之占一經以試於有司者往往未足以對揚休問今若仿朱子之議而行之意人才必鼓舞振作試條舉其說以對

問孔孟既遠道在遺經漢初以來諸家專門墨守師說而未皆合於道千餘年間僅稱董揚王韓然亦尚多訾議要其傳經之功果可盡泯與至有宋濂溪特起二程承之橫渠太高正蒙太虛不如周子太極龜山則並疑西銘其說何與共城之學貫徹天人或又以為象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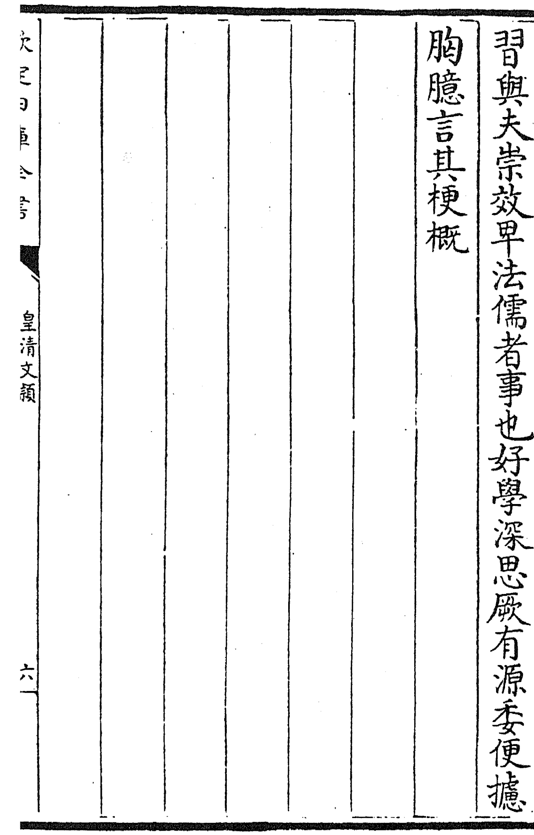
岐之何也宋史道學傳備載程朱高弟其行義可詳舉與朱子同時敬夫伯恭其羽翼也至於金谿陸氏論太極無極之旨則牴牾特甚其同異之故可得而悉數與元時金華諸子得朱子之傳明初理學未墜河津澠池特為正宗而餘干繼之讀書存疑居業三錄造詣何如與其後新會姚江獨崇象山之學泰和高陵無錫起而闢之皆名儒巨擘其源流可詳論與我

皇上纘堯舜之心傳弘周孔之至道士生今日必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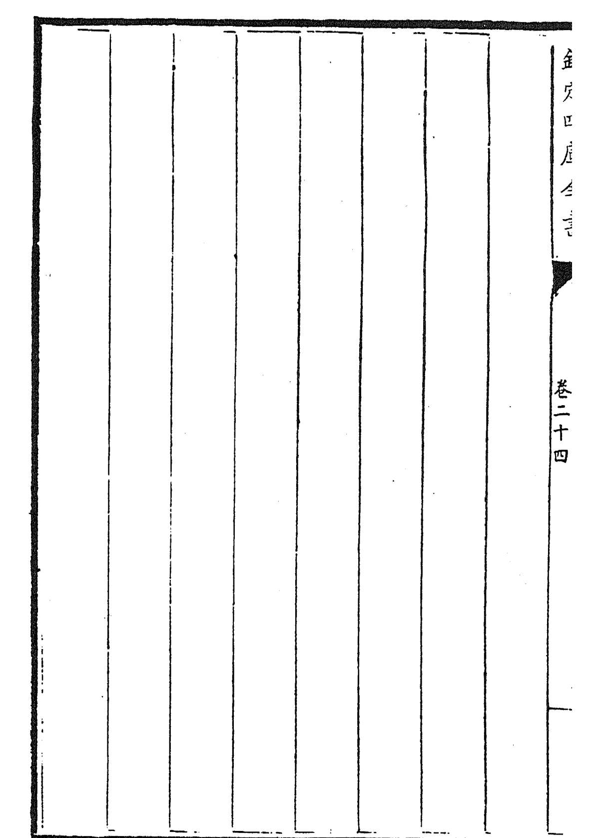
明諸儒體要者其分析言之將為
黼座獻
問仰觀俯察為帝王經世之大法司馬作天官河渠班
氏益以五行地理自後或闕或詳何也古者以土圭測
景其推歷本於章蔀紀元今里差歲差或有不合何與
占候分野其說不同唐一行以山河兩戒雲漢中分其
果至當與宋元占天之家孰優孰劣今所用泰西之法
詎不勝於曩代與至於冀州黃帝所都京師之地上應

紫微丘濬謂地之勢以北為極其可得而揚厲與五嶽之名古今不一四瀆之流分合不常桑欽酈道元之説亦有可言者與

國家設占天之官推驗災祥歴象其備員者率多庸瑣至於都會邊徼山川阨塞之數士大夫能心識口述者寡矣夫古者南正司天北正司地皆聖哲流亞用能絶地天通無蓋鰥寡今奚以無其人也將無儒者肆其文有司守其器道實不相謀與抑當飭海内髦士專心講



習與夫崇效卑法儒者事也好學深思厥有源委便攄胸臆言其梗概



己丑會試策問四道　李光地

問先儒論學之旨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踐行此三者為學入德之方亦即尊主庇民之道是故其敬純則所以不欺幽獨靖共夙夜者在此矣其理明則所以通達治本周悉世務者在此矣其行粹則所以潔己奉公憂國體民者亦在此矣我

皇上學貫天人道符堯舜於近代程朱之書尤惓惓表章焉良以其標持敬以為宗揭知行以為要有默契於

聖神之心者也夫義理不窮則於聖賢精微古今事變不能知也踐履不篤則於特立獨行遺大投艱不足賴也然必先之以敬者何與敬為知行根柢朱子論之詳矣而或者以析知行為支離提主敬為增添然則朱子之意其亦可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與唐虞命臣必曰欽哉傳曰君臣主敬則敬之一言於事君尤所重易之乾三言誠坤二言敬程子又曰誠則無不敬無乃存誠者即居敬之實與二字所以分合之旨又何謂也夫修

身致主同條共貫多士涵濡
聖澤數十年於茲所以講於儒先而為自獻之資者必
有在矣其抒所學以對
問周官之法溝洫以防旱潦委積以備凶荒蓋統天行
人事之消息而為之計意至周也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日者南北二河悉經
聖謨指授濬渠修堤環千里水澤荒區淤為沃壤矣又
推之江浙列郡使大吏巡行相度因地勢高下建閘啓

閉潦有所洩旱有所資詩所稱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者何以加焉復以積貯為生民大命常平之外又推行社倉之法無非所以責成有司加惠元元廣蓄儲而豫賑救也夫河渠之大者患其潰溢則隄防宜急小者慮其填淤則疏濬宜勤常平之筦於官者則主守之出納宜嚴社倉之貯于民者則鄉正之選擇宜慎將無講畫之詳者存乎法行法之善者存乎人歟我

皇上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

成效者何歟漢召信臣之水利耿壽昌之常平所以使民稱便者其要安在朱子之社倉行之數十年而一縣無憂荒歉者何道之遵也諸士異日皆有民社之責者其矢心竭慮以對

問經道汙隆與世盛衰故漢唐宋明之興莫不敦尚經術所關可謂重矣我

皇上所以尊經崇道者獨至而且篤信周程張朱之書以統壹諸儒之說經學之盛千載一時也夫經者天下

之公理非一家之私言故有後人發明之功不可誣者亦有前人傳述之勞不可泯者考五經傳註朱子手定易詩二者而已夫京焦卦氣孰與邵圖王弼清虛何似程傳朱子宗程邵以作本義其視前儒淺深醇疵之致可以約畧指歟齊魯韓嬰之詩不傳而毛氏孤行其說果盡孔門之舊歟考亭東萊之辨孰為得失也餘三經者朱子未有成書而或者盛詆尚書古文以為贋作訾議春秋三傳以為謬於聖人之意至於戴儀禮疑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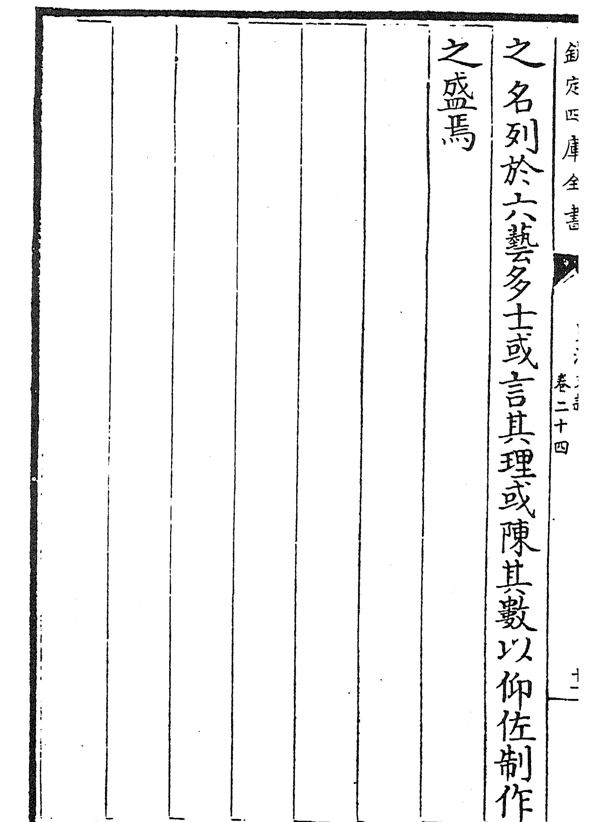
莫不推之為漢儒之過也夫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可得而詆與春秋三傳去聖最近可得盡訾與儀禮周禮周公經世大法可得疑且黜歟漢儒守先待後之勤朱子蓋屢稱之後學紛紛之論其果有當歟夫溯聖經之源流辨先儒之同異信而好古以仰贊尊經崇道之化學者事也其敷陳所見於篇

問歷代史書多有律歷一志所以授人時而興王道也論者謂二事相為表裏理則然矣然其立法紛紛從來

靡定至我

皇上歷數在躬聲律身度以故天官之職超邁古今其於律吕隔八之法圜徑之數莫不審究根源考定密率誠千古疑誤至今日而始明者也夫歷法古稱地平今則曰地圓古立歲差今則曰恒星行古推羸縮今則曰高卑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則曰星輪非今之故為異實測則然也其所以然之故可縷而指歟黃鐘律管司馬遷曰八寸一分班固曰九寸吕覽又曰三寸九分

三家果不同與抑未嘗不同而其說各有當與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圜徑之非其所定律管則仍徑一圍三之疏率也不遇聖神孰審其真與夫律歷二者皆生於算古算術有勾股有弦矢於以割圜測弧亦綦密矣今則有勾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圜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圜之外而八線之用始盡二者之算又皆歸於四率而比例以得之其理精微豈無能明言其致者與夫禮樂歷象儒者宜知九章



之名列於六藝多士或言其理或陳其數以仰佐制作之盛焉

乙卯順天鄉試策問五道

韓菼

問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學為先務學也者所以學為治也二典言堯舜之德而所詳者皆其政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所以治即堯之學與輯瑞覲牧巡守考績封山濬川命德討罪舜之所以治即舜之學與傅說之告高宗也曰斆學半曰事事乃其有備凾風無逸之誡成王也皆使之知稼穡之艱難意者帝王之學誠與韋布異必急所當務而措諸實用斯内外本

末合一之道與我
皇上躬神聖之資孜孜問學講習勿替一日萬幾措之
宜也真所謂聖性得之又加聖心行之以實而不以文
者四海之内即無由知
聖學之高深而躬被德化固知足以上接堯舜之心傳
而媲美於高宗成王者矣顧聖不自聖猶若望道而未
之見者則夫可以仰裨萬一者云何其可約畧指與洪
範九疇列五皇極而承之以乂用三德正直之用一剛

柔之用四葢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陽舒隂歛之妙用所以獨攬天下之威福者也而先儒以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為人主之正直勇于救天下之弊果以斷天下之疑為人主之剛不驕不侈虛心訪道任用賢傑為人主之柔其義果足發明乎否與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求言納諫固人君之先務也而以次召對羣臣諮謀善道其故事亦有可以舉行而無弊者與先儒又謂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

史則師其跡讀經尚書為先讀史唐書為首夫書以道政事固萬世不易也而讀史則于今可以佐
聖天子從容清燕之覽觀者宜先何書與諸士講聞治道之要久矣其熟之復之各殫其所聞
問古之治國用分掌於三府而統之以太府經之以太宰以九賦斂財以九式節用而軍食不與蓋井田之民皆兵井田之賦皆餉兵食咸足之道也自漢有水衡少府司農之職曁唐設轉運使宋置條例財用司言財愈

急而用愈絀矣逈蕭何在關中寇恂在河内當征伐四方而饟運相繼即唐之劉晏於用兵之時而能轉輸不竭者其斟酌盈虛固有道與抑其遺意猶有可踵行者與我

皇上慈惠元元不忍一夫失所間者軍旅數興日費大司農金錢而一不以及民恩澤甚厚惟是捐不急省浮費酌俸入覈經制而歲登之額猶不償出也將何策以濟或以為宿兵太多則浮冒宜核比者亦嘗清軍伍矣

芻茭糗糧以次核減而猶多煩費也得無節之之道已無可復講又或節者已至而生者猶未盡與歴代贍兵之法咸資屯田議者多以為迂以其利積於歲月之久難旦夕效也然趙充國之屯金城諸葛亮之屯渭濵鄧艾之屯壽春羊祜之屯襄陽皆烽火相望枕戈帶甲之區也且戰且耕卒以制勝豈昔人行之固别有道與抑今古勢異容有難行者與騎兵慓勁誠不可以耕若步兵若守兵若所汰之老弱月廩縣官而無事也去其伍

籍又無以生也果可授地以屯與至夫中原曠衍之區誠多未闢之土或以為師行供億蓋勞苦矣其猶有游閒者可勸之耕與議者又謂治礦之利不加賦而用足得毋利一弊百徒煩擾百姓與夫利析秋毫誠非所以恤民生而崇大體若夫庚癸之慮亦所當未雨而綢繆也意必有不傷民不絀用可以生財之大道試條其可者

問致治之本首在安民安民之要莫先擇吏蓋以守令

之職布上德而達民隱至重也漢宣帝加意吏治嘗曰與我共此民者惟良二千石乎有治效者輒以璽書勉勵或爵至列侯猗與何風之隆也其致治良以此與我
皇上撫臨宇縣子惠庶民凡縣令治行聞者得擢補臺諫而郡守之良者亦輒躋顯位所以重司牧而大激勸者尤非輓近世所能幾矣往者尤簡慎其官非正途不與非待次不與非保舉不與所以恤民生而謹致治清濁之源也間以軍興聽督撫大臣選授惟其才不惟資

格尤見鼓舞人才登進無方之至意顧何道而使舉皆得人人皆稱職與夫安民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而矯虔者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一切取辦而民生重困得毋牧民之道誠在此而不在彼與古良吏皆良將才也如龔遂刺渤海張綱守廣陵虞詡長朝歌一時盜賊衰止潢池肅清論者謂其才勇過人跡其行事惟循循然勸耕作崇敎化一循吏之所為將禦寇之策即寓於撫民之内與今者瘡殘初起流散初集如秦

楚江閩之交藩鎮所恢復督撫所招徠戸口不下數十萬我

皇上如天好生旣出諸水火而賜以矜全噢咻而雨露之惟守令焉是頼督撫所補誠才也賢也即不以次何害萬一少有未當其别有司察之方與昔唐之盛時縣令皆命廷臣推擇又妙選京朝官為刺史賦詩勞遣以寵其行今或者倣薦舉之法以嚴其官行召見慰勞之禮以作其氣明賞罰以必其效寛文法以盡其才其果

有裨於吏治民生否與抑倡率者果有在而未可獨責守令與多士試昌言之以為國家愛養斯民之一助

問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雖世異人殊作者之衆其相為發明表裏如一家由虞夏以來可考而知也聖人既往諸子各以說亂其宗而人心之禍亟矣夫學術之異同繫世道人心之邪正試窮源溯流與諸士商質焉可乎蓋百家言黃老黃帝之書儒者不道顧今世所傳其旨絕類老氏其諸老之徒為之耶抑固其真與楊墨與

老子同時楊又師老墨蓋宗師大禹先儒謂孔子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已是闢楊然與老子而後有法家名家旁出為縱横家然寖不顯獨莊子一出挾老氏駕楊墨竟為崇尚虚無所自起其故何與莊老之言莫盛於晉佛書亦于時滋多特其言鄙陋為莊老者不以助其師説而盡竄入釋氏之書以立之幟又所未解也佛之講義既盛尋又掃而為禪學要亦清談之餘習則莊老已盡亡而併於禪而儒與佛猶二也自宋

蘇氏以儒佛為同南渡後張子韶又陽儒而陰佛朱子斥之為邪徑為陷溺為甚於洪水之酷然則陸之學固亦有所自與子靜不言禪而禪機最深其離合出入之際能使人入其中而不知亦可直窮其根柢與明之儒者如敬軒敬齋循循然一於下學也自江門之學一倡儼然釋氏靜坐體究之說此固宋室之子韶而姚江特更揚其波與晚年定論一書謂朱陸始異晚同今考其年月絕相反其舛戾之故可得而知與名法家久不傳

然如申商者豈不足濟一時非禪學比而朱子於永康之言事功又深闢之得毋王霸誼利之辨有在幾微者與我

皇上表章正學罷黜百家扶道統而正人心度越千古也諸士必擇守之有素其著之篇將以知所嚮方

問史有六家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是已其後則歸之二家左傳史記是已編年左氏家也紀傳子長家也各有優劣前賢評之詳矣抑有可得而推論者與

編年之書自漢迄隋作者四十一家餘失名者尚多有然則唐以前之史編年者衆耶涑水通鑑編年之總也而紫陽又别為義例增損檃括為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一筆一削皆春秋之遺緒也後之儒者取宋元之史依倣其例則不逮遠甚且此固游夏之徒所慎也而楊維禎著宋遼金正統辨甚惜當時修史者不能舉綱目之大義則其傳誠不可無續與或者又謂其書未易成姑如李燾之續長編

者以待後之君子其可與世所稱二十一史皆史記家也而莫難於表志昔賢謂司馬遷功在十表班氏尚不通旁行邪上何與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氏曰書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説皆志也而夾漈鄭氏謂盡爾雅之義者蓋鮮何與昔劉知幾欲削天文藝文而增都邑氏族方物志夾漈又參以十五畧得毋時異俗殊固可以意為沿革增加而由今論之其不可闕如者又何也正史之外古者必有雜史參行如偏

記小錄瑣言逸事之類作史者靡不獵其繁蕪要歸正道然則逸書之徵誠不可不廣與煩簡取裁自昔非一歐陽氏新唐書自謂文減於舊事詳於昔史通則謂宜隨世事之厚薄不必限篇第以多少又孰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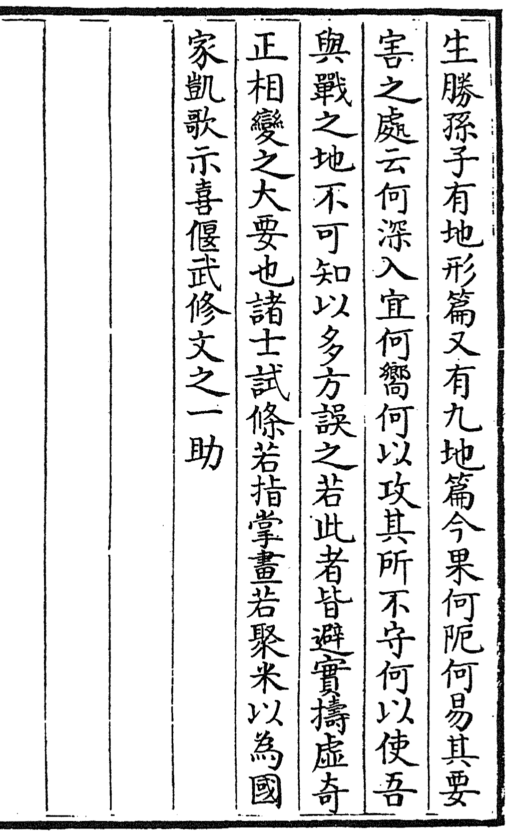
聖天子操制作之權為萬世法程憫勝國之事絕而弗傳將勒成書以示於後則講聞切究正在茲時故畧舉所聞冀篤學嗜古心知其意者有三隅之發焉

戊午科順天武鄉試策問一道　韓　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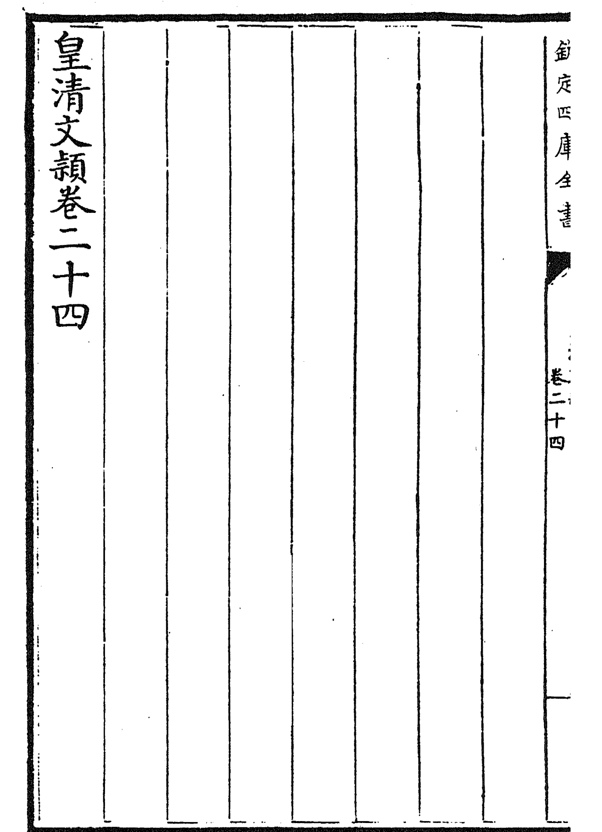
問司馬九伐之法所以聲有罪彰天討故征之為言正也自黄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然世傳黄帝有握奇文而孫子亦云兵以正合以奇勝豈王者有征無戰之師亦不廢兵家權謀之用與間者兇渠肆逆

天兵所指底定可期而蜂結蟻聚之衆猶稽旦夕之誅則奮揚我武握奇决勝固亦貞正之藉也新書云巳二

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奇正素分也然有謂大君所命為正將所自出為奇者有以合戰為正後出為奇者有以步為正騎為奇者其說果孰長與抑亦臨時制宜而後可以變化如環無端乎夫奇正者所以制敵之虛實虛實之不知無以得其情而制其命兵家以五間為神紀其方畧可得而言與古者軍中必有地利三人主遠近險易水涸山阻故兵法言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



生勝孫子有地形篇又有九地篇今果何阨何易其要害之處云何深入宜何嚮何以攻其所不守何以使吾與戰之地不可知以多方誤之若此者皆避實擣虛奇正相變之大要也諸士試條若指掌畫若聚米以為國家凱歌示喜偃武修文之一助


皇清文頴卷二十四